



廖美蓮

壹、前言

社會工作專業教育的主要目標之一，應該是期待在教學上能夠充分回應社會日趨多元化的需要，以及幫助學生在社會工作實踐過程中，培養出足以分辨弱勢或是遭受欺壓(oppression) 族群的覺察能力。此議題其實不僅是個人或個別家庭的煩惱，也是一個結構性的公共議題。社工系學生在養成階段的性別意識建構，是一個值得討論的例子。有學者指出，學術領域的思想觀點是以男性為中心，高等教育體制內的教授亦以男性居多，許多校園內的規定與思考模式也多偏向以男性角度為準(hooks, 1989; Williams, 1995)。雖然隨著教育日漸普及以及婦女地位逐漸提昇，女性在權益方面與男性的差異已經縮小，但是要取得學術上兩性平等的性別意識境界，

也就是不分男強女弱、男尊女卑，也不分性別的生物決定論而自我設限，如此願景兩性之間還需要再角力之後方能達成。

本文的議題焦點是以強調性別平等意識教育為理論基礎，藉由探討社會工作教育中的性別刻板印象與權力結構，做為教學上的反思主題；並透過課堂中的生活例子，以呈現在課程實施中，師生彼此對於相關議題的概念與辨識能力。期盼有助於有識者釐清基本觀念，更積極地關注性別意識並起而行動。

貳、性別形塑與教育體察 - 權力的拉扯

女性主義認為性別(gender)一詞是由社會所建構的，是歷史、文化以及心理歷程等共同塑造出來。性別是包括陰性

(femininity)與陽性(masculinity)，如此採取男女區別觀點，其實是由社會文化體系來決定的。男性與女性有其差異，但應該如何來看待這些不同？男人和女人在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單純生理構造所註定的，而是社會化的過程中，「男女有別」的意識形態一再被強化的結果。由於社會中每位成員均受到價值思想與社會期待的雙重影響，兩者對其個體自我概念與自我意識發展產生衝擊。在文化內化與角色認同的過程中，個體自我概念與自我意識發展中，多少能夠反映其成員背後對性別的意識形態，以及潛移默化的程度。

近二十年來，自然與社會科學的相關研究，提醒世人更加關注社會、文化、經濟，甚至政治過程對性別塑造的重大影響。不過持社會建構論的看法卻不是如此，Gergen (1973)即認為人類的社會行為幾乎都是歷史的產物，隨著歷史的進展，人類行為也會隨之變動著；亦即，女性不是天生的，而是文化形塑而成的；同樣地，男人也不是天生的。「男流社會」決定了男女性別的位置，「性別盲目」則是資本主義家重視利益的意識形態下的文化產物。不同理論對於性別概念的形塑有不同的詮釋，但不論從何種的理論的觀點出發，教育對於個人的性別意識建構有著極重要的意義。其中，社會化過程是一個重要的關鍵，因為我們在教化的過程中，社會經常會習慣地依據如生物決定論，把成員區分為男人、女人及男孩、女孩。而個體在發展的各個階段，也會透過社會化來學習社會文化中對性別角色及其行為的信念（蕭

慧心，2002）。

性別不平等的刻板化印象就如同社會學家的社會建構論述一樣，它基本上也是一種社會文化的產物。父權意識形態衍生出「霸權男子氣概」（hegemonic masculinity，意指陽剛的男性氣質），就是一種將女性視為「次級性對象」的認知，導致對女性造成一種壓迫的後果（Donaldson, 1993: 645）。因此，「霸權的男子氣概」這個概念涉及性別建構與權力關係。依 Foucault (1980)的看法，權力關係的關鍵並不在於誰擁有權力，而是權力如何行使；而權力關係是指透過行動去影響、組織、建構他人行動的可能性。「權力」藉由文化進入行動者的知識庫，在受到社會權力制約的情況下，個體行動的主觀意義就不是一種先驗性的，而是一種社會建構；而這樣的論點是相當接近女性主義的立場。總之，父權主義是一個架構出來的社會法則，在不同社會、領域中展現其周密的風貌；父權意識形態不只是男性壓迫女性，也是安排社會成員中各種不同人的位階，以維護社會秩序的結構原則。女性主義以反父權、反霸權為核心，在精心推演思維之後，追求「差異而平等」自然成為女性主義更深層的認知歸宿。從女性主義的諸多論述中，顯示多數的女性在父權宰制社會中處於被欺壓，附屬於男性之下及缺乏權力的位置（Maynard and Purvis, 1994）。也有研究針對「位置性」概念做研究，發現女性教師的人際關係位置、經濟的處境、學校教育體制的位置、政治與文化意識形態的關係等是構成其性別意識的

關鍵，並構成她們主體上的限制（卯靜儒，2002）。

長久以來刻板化「性別教育」下的結果，使得性別關係的失衡與扭曲，社會性別文化的差別對待及教養方式，其實無處不在。根據佛洛依德的理論，「性」是建立個人自尊/自信的重要基礎，在人生各個階段中，性可能會以各種面貌展現，性教育的核心應是含括著許多動態且多元的概念，除了開發探索身體的感覺、性的自主和決定外，更交織著性別角色、社會文化及權力關係等諸多議題。因此，如何實踐性別平等與尊重，這些層面的分析與探討在家庭、學校及社會教育，或許都是不可或缺的元素。

參、教育場域中的性別迷思

以社會工作領域來說，「社會工作第一線服務」是一個以女性多於男性的工作場域(Christie, 1998; Balloch, et al, 1995; Liu, 2007)，因此有學者指出社會工作在公眾形象上是被視為一個柔性專業(feminine profession)導向的工作(Williams, 1995)。社會工作教育與實務界充斥著男女人數比例與權力不均的狀況；以香港而言，根據梁麗清和陳錦華(2006)的研究指出，香港大學社工教育是個相當制度化和男權主導的工作環境；此外，在大學裡工作，其經驗與在第一線的實務工作很不相同。至於台灣的社會工作教育，我在擔任社工系老師這一年多來發現，男女兩性在「性別角色」的意識上，其刻板化與偏見處處可見，以

下面的兩個課堂現場的例子，可以清楚地說明：

這學期我在大學部一年級開了「社會學」，開學的第二週，三年級的學長、姊到班上做營宿活動宣導。突然，班上小老師在課堂上大喊說：「請一些男同學到樓下書局幫忙搬書。」我隨口就補了一句說：小老師想請一些有力氣的同學去幫忙搬書。三年級學生聽見了馬上就笑著說：「老師果然是學『性別研究』的人，很注意『性別刻板化』，因為搬書不一定只有男生可以辦得到，的確是要看個人的體力而非性別...」又有一次在課堂上談「專業關係」，閱讀英國女性主義學者 Lena Dominelli (1997)的文章，文中有一段是從社會學觀點提出批判，認為社會上存在一種中產階級的專業人員主流文化，這種文化已潛移默化地形成一種意識形態，界定什麼是「值得被幫助」及「不值得幫助」的案主。我請學生自我檢查自己身上有沒有哪些父權主義的意識形態，並且這些意識可能會帶來何種的行為結果。經過熱烈的討論後，其中有一組女同學，她們指出許多時候，每個人都受到社會文化價值的影響，對女生有一種「柔弱」特質的偏見，所以在處理婚暴案件的時候，就受到這種價值影響而意味著都是男人的錯。可是，她們進一

步說，也有一些女生並不一定柔弱，甚至是因為她們一直用言語挑釁自己的丈夫，所導致這種活該被打的結局。另一組的女同學立刻質問她們，「女生這種說話方式」並不意味男生就可以合理打人。

前述的兩個教室場景與對話中，曝露出社工學生們對「性別刻板化」的觀感，他（她）們或許沒有洞察自己對於「性別」、「性別平等」的理解與詮釋，其實隱含著一種對性別的刻板印象。性別的語言，是無所不在的。雖然，有些同學自稱是有「性別觀點」，但他（她）們所表現出來的行為，卻不能掩蓋他（她）們對於「性別角色」概念的固有想法。這樣的觀點植基於傳統父權意識，也就是女性主義各流派主要的主張，社會上不平等現象的來源。我當下也體悟到，原來在我們社會工作教育的課堂內，或多或少複製了父權(patriarchy)的思想。這樣的父權意識形態的影響，可能對學生們未來在社會工作的實踐上，有正反兩面的衝擊，例如：導致專業人員對女性當事人(client)帶有偏頗的社會角色期待，或造成這群社工學生對「壓迫女性」的行為與現象，體認嚴重不足。更不難發現，「性別意識」與「性別喚醒」歷程，對於實務工作的實踐有直接相關甚至對日後的影響深遠。

肆、性別覺醒與教育實踐

性別意識，諸如性別角色、性別偏見

或歧視，發生在台灣每一天的新聞事件裡。然而，遭受到社會上性別歧視的人，不見得覺得受到歧視，即使感受到歧視，也不表示其個人「性別意識」的覺醒歷程因此啟動。從女性主義的觀點，看不到社會結構造成對女性的性別壓迫(gender oppression)，是由於性別盲(gender-blind)所致(Liu, 2007)。因此，專業服務人員也可能會發生將傳統的性別刻板印象加諸在女性案主身上的情形。只有當女性辨識到自己之所以無法獲得與男人或其他人相同的發展機會，是由於性別歧視所致，且同時能堅信自己是值得(deserve)獲得公平的待遇時，她們才開始有了「性別覺醒」。「性別意識」可定義為「對社會上諸多因素所造成性別差異的一種認知，包括自我認同、角色扮演，以及對社會模式的回應」。性別意識有其理論的歷史追溯，女性主義提出的「女性意識」(women's consciousness)的概念，其實源於 1960 年代新左派「階級意識」的概念（游美惠，2005）。

「性別意識」的概念最先是由種族性別意識的提升，是為協助個人省覺自身的處境、自身與其他性別之關係，以及構成此種關係的成因。透過這種意識也可以進一步覺察到自己和政治世界的關係，是受到生理性別決定論的形塑，就像是其他的群體意識一樣(Reinhart, 1992)。覺察之後，就進入到性別意識提昇的階段。意識的提昇也包括對於建構自己社會位置的社會制度、各種社會既定的政治認知過程、以及個人處境所可能涉及到的壓迫(oppression)等等的醒覺；於是，「人有尊卑

優劣」之別的說詞或迷思(myth)得以透過觀念的轉換而被顛覆，而個人也能夠重新界定自己的處境與社會上的位置，並進而得到一個嶄新而有力量的問題解決方法。特別是重要的是，要藉由自我檢視與反省的過程中，促使性別意識的覺醒，或是嘗試一種經驗到父權意識的打壓(Humm, 1992)。換言之，性別意識的覺醒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在此過程的不同上包含性別察覺(gender awareness)、女性/男性意識覺醒(female/male consciousness)，以及女性主義/反女性主義意識覺醒三大元素(feminism/anti-feminist consciousness) (Gerson and Peiss, 1985)。激進女性主義學者 Catherine MacKinnon (1982)主張「意識覺醒團體」是第二波女性主義實踐與理論的核心方法。這意味著「覺醒」(awareness)是「實踐」一個重要而必經的第一步(Noel, 1995)。林昱貞(2001)的研究，歸納出具有性別覺醒的教師在教學上有三種特色：(一)具有性別敏感(gender-sensitivity)；(二)民主化關係；(三)彰顯學生的權能。而性別敏感的社會實務工作(gender sensitive practice)，則是指專業人員必須對女性主義的理論有相當的認識，並具備性別覺醒的能力，包括能夠洞悉父權體制對性別可能帶來的不平等處境（梁麗清與陳錦華，2006；Liu, 2007）。因此，如何在社會工作教育中融入性別意識，使學生能夠以性別視覺來洞悉社會上因偏頗的性別意識所造成之權力不均議題，是有其必要性的。因此，本文針對「性別平等」的凝視，主要在強調社會工作學系學生的「性別意識」

的建構及其發展過程，是專業養成的焦點之一。

近幾年來，「性別」議題在各專業領域中已有逐漸被重視的趨勢。以法學為例，刑法中「性自主權」之保障及夫妻財產制度相關規定之修訂方向，都與兩性平權息息相關。我們政府於 2005 年也開始逐步推動「性別主流化」，藉此提醒各部會在分析問題、制定法令、政策、方案計畫及資源分配時，應將性別觀點納入考量。過去被忽略的性別議題，經過教育部 2004 年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推動校園性別平等教育議題與檢視教科書的內容等之重要工作後，顯然在教育層次上逐漸留意到性別議題的重要性。然而根據潘慧玲(2003)所整理的相關研究結果發現，自 1980 至 1999 年間，從國小國語、社會、生活與倫理，國中的國文、歷史、公民與道德，乃至於高中國文的教科書中，充斥著性別歧視與性別角色刻板化的內容。教育部在 1998 年 9 月 30 日所公布「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暫行綱要」中，已把性別教育納入其中，此行動某程度反映出台灣逐漸邁向多元社會，而多元文化的價值觀在台灣文化中，也開始得到伸展的空間。然而根據一群年約 25 歲到 45 歲之間從事家庭暴力防治實務工作者表示，他（她）們回想過去自己在學校所受的訓練，普遍認為社會工作教育課程中是缺乏與「性別意識」主題相關的課程與題材，因此對於女性主義議題的接觸相當局限(Liu, 2007)；研究顯示，社會工作人員若對於女性主義存有偏見，會導致無法談論或

選擇實踐具有女性主義視覺之社會工作處遇模式 (intervention approach) (劉玉鈴, 2002)。

在教育實踐方面，許多研究者開始關注女性教師們的性別意識發展和實踐歷程，並發現教師的性別意識與性別教育的實踐之間有重要的關連性。此現象可以從教育領域中，以性別意識或是性別意識覺醒為主的論文有增加的趨勢得到驗證。有趣的是，到目前為止，針對大學生與大學老師為對象的卻各僅有一篇。前者就曾上過性別相關課程、具備性別意識的男性準教師為研究對象，以質性研究的方式瞭解其性別意識形成的過程與其個人生命經驗的觸動 (鄭郁筠, 2005)；後者是高雄師範大學教育系的研究生，以三位女性大學教授為對象，瞭解在以男性為主體的大學職場中，影響女性教授處境的影響因素有哪些 (賴韻如, 2005)。高等教育是性別意識覺醒重要的場域，但國內卻甚少對此場域加以探究。相同地，在曾熾芬等人(2004)以《社會學與台灣社會》一書為檢視對象，並在「檢視社會學教科書：性別」一文中，發現性別在主流社會學中，仍侷限在微視層次的討論，而且女性主義觀點亦是缺乏的。性別教育的重要目的就是要實踐，教育實踐的過程是透過課程設計、老師資歷以及教材教法等，達成學生內化的目標。但是更大的前題是，先能夠覺察到意識問題本身，才有可能針對問題做回應甚至是改變。因此，當務之急是瞭解社工系學生的性別意識現況、整理各大學院校開設的性別相關課程的情形、分析課程對於學生

性別意識是否有影響，以及如何在生活中轉化並加以實踐的可能性。

伍、社工教育於性別意識建構的反思

女性是主要的社工服務提供者與使用者，特別是當前的家庭暴力防治與弱勢族群保護性的工作領域中，性別議題是需要被正視與重視的。假使能把性別視角 (gender perspective) 放進社會工作課程中，或許更能幫助社工系學生培養批判思考的能力，並且能反思傳統教育是如何看待「性別」這件事情，以揭示原本社會上對待兩性的方式及態度。教學上亦可透過幫助男、女學生瞭解彼此的差異，進而建立兩性的包容與尊重，以消除性別歧視與偏差。

透過西方社會工作教育的經驗中反思，英國學者 Coulshed and Mullender (2000) 強調，「社會工作」並非是完全沒有「性別歧視」的一門學科，提出社會工作組織和我們社會都一樣，隱藏著一種偏袒男性的利益取向、生活形態和適應策略的運作系統 (引自朱道凱和蘇采禾, 2005)。英國女性主義早於 1960~1970 年代起，將性別視角運用到社會工作實務 (Dominelli, 2002)，當地的社會工作課程也一直強調「反欺壓」(anti-oppression) 的行動實踐，並且講求從社會制度面來改變弱勢群體的無權狀態。於是，英國大學的社會工作教育課程內容或相關教科書籍中，已普遍可以看到女性主義者的觀點被加以倡導。養

成教育訓練在強調反欺壓的實務工作時，亦強調女性主義學者重視的「權力」觀點，相關學府並增設有性別（女性）研究中心與學科，作為推動和提昇性別教育及研究的機制。女性主義流派(feminist theories)與性別研究在歐美國家可以蓬勃發展，當這些國家分別強調跨領域/科系研究取向，而知識建構亦成為其學術之特色與潮流，而台灣的地步與其學術地位之發展仍有一段差距。台灣的社會工作領域一直到1990年代，才開始出現少數有關女性主義、兩性關係議題或意識形態的博碩士論文(Liu, 2007)。2000年以後，開始有更多女性性別意識覺醒的論述和研究陸續出現。可能的解釋是，由於女性在父權文化中的經驗，容易和女性主義論述結合，並在女性主義論述中獲得充權所致。遺憾的是，即便有不少性別視角或女性主義論述的社會工作教課書流入市場，但迄至目前，在社會工作領域，與性別意識有直接相關的學術論文僅有四篇，即劉玉鈴(2002)、於慰慈(2003)、林佳(2004)與郭彩榕(2006)等，其中劉玉鈴與林佳兩篇研究都是以女性社會工作者為研究的對象。劉玉鈴在其研究中提出，不論是從非性別主義觀點或是女性主義觀點，社會工作者在提供服務過程中，其專業關係與性別意識的交互作用是有關連的，也就是說其性別意識的覺醒可能會影響評估的結果與會談的方向。而於慰慈這一篇則是研究者的生命經驗分享，並探討婚姻暴力防治工作人員的網絡整合態度，其中一個焦點也是要瞭解工作人員對性別意識的認知與覺醒。

近年，我國各大專院校的社會工作系（所）陸續開始關注女性個案的需要，開設有別於以往的課程，例如女性主義、女性議題、兩性關係及女性與社會政策，因此女性主義概念慢慢地在專業養成過程中紮根。然而，對於還生活在一個父權社會的現場，我們的觀念或意識形態的形成自然無法完全擺脫父權意識的影響（游美惠，2005）。因此也就不訝異，為什麼一些社工系學生只是把「性別意識」的概念掛在嘴上，卻還沒有到達真正的性別覺醒，甚至可以說是性別意識未開、父權意識形態蒙蔽的表徵。然而，性別視角是當今世界觀察、思考、分析和評價社會現象的極其重要的思維方式之一。近年，台灣及香港的社會工作分別都展開了討論有關「充權」在社會工作中的實踐(Solomon, 1976；Gutierrez, 1990；趙雨龍等，2003)。「性別意識」的覺醒必須從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其更深層的目的是要協助一些受到歧視的族群，對抗其因性別而造成的不公平處境，以減少其個人之無助感(sense of powerless) (Parsons, 1991)。為了落實性別平等教育之願景，「性別觀點」如果能正式被納入社會工作課程中，從知識論的觀點言之，女性主義的聲音是代表著另一種相對於男性霸權的反思與研究。然而，依據我過去所做的研究發現，社會工作在台灣歷史文化與社會價值脈絡之下，其性別角色所潛藏的刻板化與兩性不平等權力結構等議題，一直是存在且值得被顛覆的。同樣弔詭的是，在社會工作教育領域中還沒有看到性別與權力能夠很充分地被討論

(Liu, 2007)。

本文的前半部提出我個人的觀點，亦即，意識覺醒之於性別教育是重要的。性別議題要在社會工作課程中更被重視，重新檢視教材本身是很必要的。專業養成的過程中甚至還需要一再協助社會工作教育工作者本身，體認到性別刻板化印象與性別歧視是無處不在的事實與真相，這樣才有可能透過老師自身的生活與生命經驗，幫助學生覺察到性別問題並進而培養出性別意識，期待能一同顛覆父權宰制女性的意識，並掃除這種偏見。從女性主義的觀點，學生們要透過一個轉化(transformation)的歷程，才有可能拋棄原有的男流觀點，進而，慢慢養成以後現代主義多元文化觀點為基礎的觀察架構。而社會工作落實上述目標的具體展現為，女性不再受限傳統所賦予的被動、懦弱、自卑與沉默的角色，積極且具創造力的新形象逐漸衝擊到男性主權的社會，使壓迫與不平等的現象得以彰顯而減少，例如：公平就業機會、職場性別的分配、女性參政、社會福利、父母角色扮演的反省與定位、婚姻和家庭暴力問題的凸顯等。Dominelli 和 McLeod 早於 1989 年指出社會工作是一個特別的工作，同時看到男性社會工作者受到女性主義分析的諸多影響，因此在英國的社會工作學位或文憑課程中，都被要求重新加入反歧視、反欺壓的實踐之必修主題。在台灣，女性主義觀點的社會工作教育精神的發揚，正仰賴與建構於目前教育體制之經驗反思，除了要去檢視現有教育題材中是否含有「性別議題」的元素外，更需強調

的是要改變原來的課程結構與樣貌。

陸、結語

過去相關研究中，探討的多半是國小老師或國中學生的性別意識及形成覺醒的成因。有關社工系學生「性別意識」的知覺與發展之研究或文章，至今仍是付之闕如。即便台灣社會經歷了九十年代女權運動、女性主義理論的推動，時至目前以性別、權力觀點來探討社會工作議題的行動還是非常稀少（趙雨龍等，2003）。因此觸發我想寫關於這個主題的開端，以期當學生踏入實務工作職場的那一天，這些性別意識的學習經驗與知識能提昇她/他們的性別敏感度，以提供適切的評估與處遇。如此，落實性別平等教育的理想才有可能在台灣社會逐步實踐。

從正面的角度看，女性主義運用在社會工作中，被視為一種理論和實踐，包含著性別平等的信念和變革社會的一種意識形態，目的在消除對婦女或是其他受欺壓的群體，例如：婚暴婦女、受虐兒童、身心障礙者或同志，在經濟、政治、社會或文化上的歧視。更重要的是，強調「意識形態」被解放的需要，也就是一教師本身的性別意識與其對女性主義彰顯的自我認同。然而，含有性別意識的社會工作教育所涉的層面並不僅有單一面向，其所帶動的意義可能是更多元，同時也帶動著男女兩性互動上的重新體驗－性別差異、個人生命經驗累積或自主意識提升等等，這些仍是可被預期的。隨著性別主流化的潮

流，我們也可以開始引入性別視角(gender perspectives)，來分析本土社會工作與社會福利之問題。(本文作者廖美蓮現為東吳大學社會工作學系助理教授)

📖 參考文獻

- 朱道凱和蘇采禾譯(2000)，社會工作概論(The Blackwell Companion to Social Work, 2nd)。台北：群學。
- 卯靜儒(2002)，從女性主義位置性的概念談女性教師的教學世界，性別、知識與全力研討會論文集Ⅱ。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主辦。高雄市：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
- 林佳(2004)，女性主義社會工作在台灣的實踐—從六位女性社會工作者的經驗出發。暨南國際大學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林昱貞(2001)，性別平等教育的實踐：兩位國中女教師的性別意識與實踐經驗。國立台灣師範大學科育研究所碩士論文。
- 於慰慈(2004)，從駱駝到野薑花：一個老社工的重生。國立台大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
- 郭彩榕(2006)，婚姻暴力防治工作人員之網絡整合態度與相關因素研究。國立台北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梁清麗、陳錦華編(2006)，性別與社會工作。香港：香港中文大學。
- 曾熾芬、吳嘉苓、楊芳枝、張晉芬、范雲、黃淑玲、成令芳、唐文慧(2004)，檢視社會學教科書：女性主義的觀點。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17，85-157。
- 趙雨龍、黃昌榮、趙維生(2003)，充權：新社會工作視界。台北：五南。
- 賴韻如(2005)，三位大學女性教授性別意識與職場經驗之研究。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鄭郁筠(2005)，男性準教師的性別意識形成與分析。國立花蓮教育大學多元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 潘慧玲編(2003)，性別議題導論。台北：高等教育文化事業。
- 劉玉鈴(2002)，女性社工員性別意識對專業關係的影響：以婚姻暴力防治社工員為例。東海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碩士論文。
- 游美惠(2005)，性別教育最前線：多元文化的觀點。台北：女書。
- 蕭惠心(2002)，國小低年級兒童對圖畫故事書中性別角色的解讀。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Balloch, S., Andrew, T., Ginn, J. McLean, J. Pahl, J. and Williams, J. (1995). Working in the

- Social Services. London: National Institute for Social Work.
- Christie, A. (1998). 'Is Social Work a 'Non-traditional Occupation for Men?'.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28 (4), 491-510.
- Coulshed, V. and Mullender, A. (2000). *Management in Social Work* (2nd Ed.). Basingstoke: Palgrave.
- Dominelli, L. (2002). *Feminist Social Work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Palgrave.
- Dominelli, L. and McLeod, E. (1989). *Feminist Social Work*. Basingstoke: Macmillan.
- Donaldson, M. (1993). What is Hegemonic Masculinity? *Theory and Society*, 22(5), 643-657.
- Foucault, M. (1980).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 Gergen, K.J. (1973). Social Psychology as Histor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6, 309-320.
- Gerson, J. M. and Peiss, K. (1985). Boundaries, Negotiation, Consciousness: Reconceptualizing Gender Relations, *Social Problem*, 32, 317-331.
- Gogna, M. and Ramos, S. (2000). 'Gender Stereotypes and Power Relations: Unacknowledged Risks for STDs in Argentina', in Parker, R., Barbosa, R.M. and Aggleton, P. (eds) *Framing the Sexual Subject: The Politics of Gender, Sexuality, and Power*.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17-142.
- Gutiérrez, L. (1990). Working with Women of Color: An Empowerment Perspective. *Social Work*, 35 (2), 149-153.
- hooks, B. (1989). *Talking back : Thinking Feminist, Thinking Black*. Boston: South End.
- Humm, M. (Ed.) (1992). *Modern Feminisms: Political, Literary, Cultural*.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Liu, M. L (2007). *Issues in Father-Daughter Incest Intervention in Taiwan*.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ull, East Yorkshire, UK.
- Mackinnon, C. (1982). Feminism, Marxism, Method and the State: An Agenda for Theory. *Signs*, 7(3), 515-544.
- Maynard, M. and Purvis, J. (Eds) (1994). *Researching Women's Lives from a Feminist Perspective*. London: Taylor and Francis.
- Noel, J. R. (1995). Multicultural Teacher Education: From Awareness through Emotions to Action.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46(4), 267-274.
- Parsons, R. (1991). Empowerment: Purpose and Practice Principle in Social Work. *Social*

Work with Groups, 14(2), 7-21.

Reinharz, S. (1992). *Feminist Methods in Social Resear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Solomon, B. (1976). *Black Empowerment: Social Work in Oppressed Communit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illiams, C. L. (1995). *Still a Man's World: Men Who Do Women's Work*.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